

华侨大学 中华文化书系 语言研究丛书

第五届国际

陶·方·言

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詹伯慧、王建设等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4.

ISBN 7—81029—769—4

- I. 第…
- II. 詹…
- III. 方言学
- IV. H07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华侨大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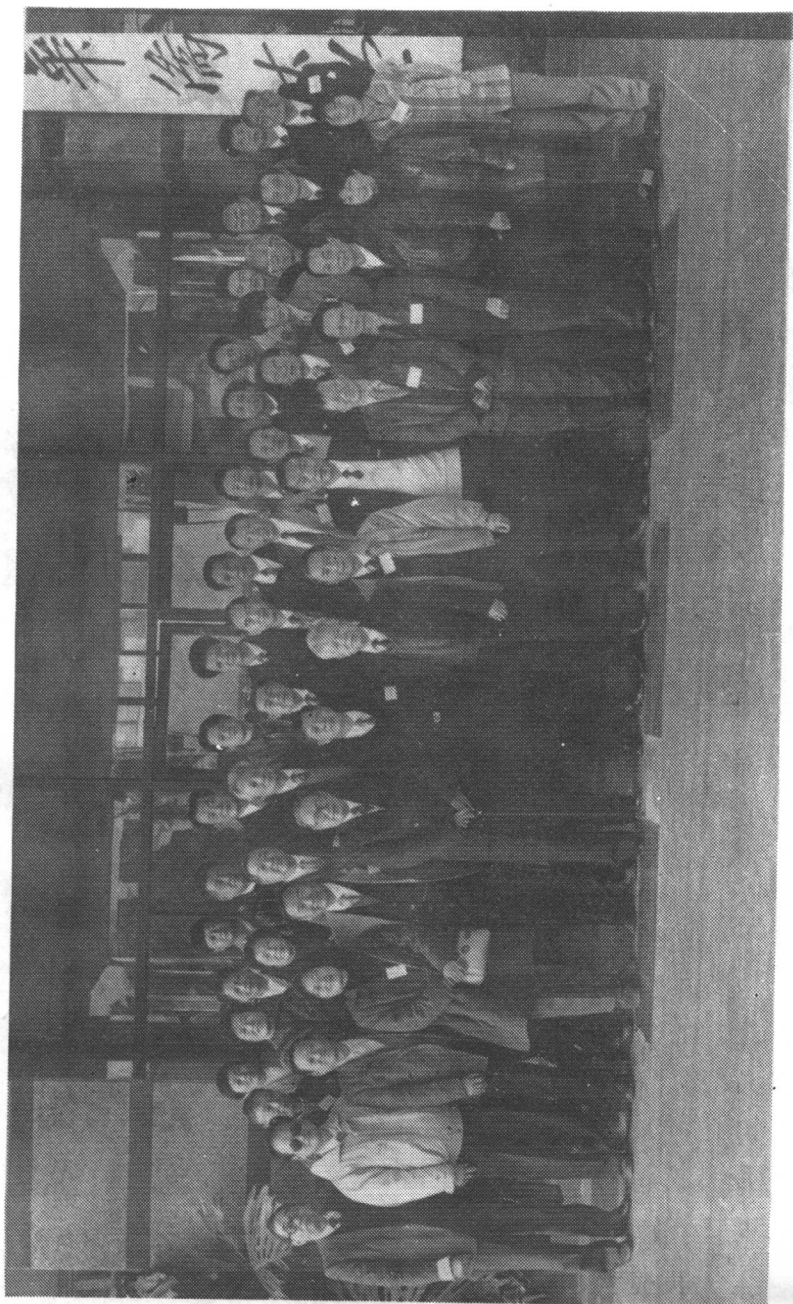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 千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0.00 元



HAH06/92

方言學術會閩南國際嘉賓共
存探漢語中原派古韻泉腔左
海存鄉談元音叶調聲精正本字
存真義不參晉代衣冠唐能雖仿
通世界話情酣 丁丑元宵前一日

第五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於
泉州華僑大學開幕詩以祝賀

樟園吳捷秋



吴捷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导演。

前 言

接过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1995.4 海口)的接力棒,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于1997年元宵佳节期间在闽方言的“老家”福建泉州市隆重举行。这次会议之所以特别隆重,在于:一、历来凡属学术会议,大都只由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出面主办,很少会是“政府行为”。这一次闽方言研讨会,主办单位却不限于学术机构,还有泉州市人民政府。泉州市有关领导十分重视这一研讨闽方言的学术盛会,把它列为泉州古城一年一度欢庆元宵佳节的重要文化活动,纳入市政府的议事日程。市府领导亲自过问会议的筹备工作,协助落实会议的各项安排。二、本届研讨会的主要东道主华侨大学对会议更是高度重视,把它视为学校一项重大的学术活动,调集人力财力,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仅学校领导从头到尾一直参与会议活动,尤为感人的是,华侨大学新建科学馆内的国际学术会议厅日夜赶工,就是为了迎接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的举行,让与会的海内外学者作为使用该会议厅的首批客人。有幸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同道莫不深深感到:泉州市领导和会议主办者给我们如此隆重的礼遇,寄托着闽方言故乡人民的深厚情谊和殷切期望,我们怎能不兢兢业业齐心协力,认真开展闽方言的深入研究,不断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学术会议能否开好,当然并不完全取决于会议条件的好坏,更重要的是视会议的学术质量如何。这10年来,闽方言研究者能够

坚持两年一度举行定期的学术研讨会,检阅一批又一批的学术成果,这就表明闽方言的研究确实是成绩斐然,表明海内外闽语学者们都有决心矢志不移、继往开来地把闽方言的研究推向前进。每次研讨会的目的无非都是检阅成果,交流心得,总结经验。成果既从会议宣读的论文中体现出来,也从会议过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体现出来。如今学术会议开多了,我们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每一个学术研讨会都必须产生一部论文集。倘若只开几天会而论文集问世无期,形同“人走茶凉”,会议的成功率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话虽如此,事实上并非每个学术研讨会都能做到会后必有论文集面世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个深受海内外瞩目,多少能够反映出一点海峡两岸学术界共同关注、共同协办精神的闽方言研讨会,从第二届(1990)在粤东汕头大学举行以来,每届都能有一本内容相当充实的论文集编印出来,没有辜负过与会者的翘首期待。

和以往各届相比,出席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不算最多,可是,这届研讨会却明显地表现出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闽方言研究的天地越来越宽阔,闽方言研究者的触角越来越敏锐。这次提交会议宣读的44篇论文中,就有几篇涉及前人没有调查过的,有所发现的“新鲜闽语”。例如李如龙、张双庆两位学者的《香港沙头角新村福佬话记略》,胡松柏先生的《赣东北铜山闽南话的语音特点》等,还有菲律宾沈文先生的《菲律宾闽南话的几个借词》,也是颇有新鲜感的一篇。顺便说一下,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的闽语,近来研究的人日渐增多,新马地区就有一些学者颇热心于调查研究当地的闽语,探讨它与“唐山”本土闽语间的差别,在这上面做文章的还真不少。不久前新加坡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敏良就曾以《新加坡槟城的福建话》为题在《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颇为引人注目。第二是把闽方言的研究跟本地区流行的地方戏曲和民歌民谣的研究结合起来。看来闽语学者对这方面的注意也有

日渐增强的趋势。记得第二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在汕头举行之际，与会同仁深感方言与地方戏曲关系密切，方言研究者有必要多多接触地方戏曲，了解地方戏曲，当时会务组就为与会同仁组织了一次潮曲潮乐的欣赏会，给大家留下了“绕梁三日”的难忘印象。可惜在第三届（1993 香港），第四届（1995 海口）的研讨会中，发表这类课题的论文仍然不多，现在能够看到的，还只有刊在第三届研讨会论文专刊上曾宪通教授宣读的一篇论文《明本潮州戏文〈苏六娘〉人文背景考察》。这次的闽方言研讨会，在方言与地方戏曲的结合研究上才真正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光是论述“歌仔册（簿）”的，就有台湾林庆勋教授的《台湾歌仔册簿押韵的现象考察——以〈人心知不足〉为例》和王顺隆先生的《闽南语“歌仔册”的词汇研究》。此外，还有王建设先生的《明刊闽南戏曲选集〈满天春〉中的方言现象》，郑国权先生的《泉州明清戏曲古本中的闽南方言》，也都是以地方戏曲为对象来探讨闽方言的。看来，从地域文化的层面上把方言研究深入下去，不失为开拓新领域，获取新成果的一条途径，很值得我们重视。

除了上述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外，对于一些闽方言研究中的传统课题，本届研讨会上也发表了不少颇有创意的新成果。如丁邦新教授关于上古汉语声母 g 和 γ 在闽语中演变的考察，董忠司教授关于闽南语和畲语的历史渊源的阐述，姚荣松教授对闽客共同词汇同源问题的研究，林宝卿女士对闽南话本字的进一步考订，以及洪惟仁先生向会议提交的《闽南话鼻音与浊音的互补分布》（作者未到会，请人代为宣读）等等，也都是作者下足功夫的一些力作。至于闽方言词汇语法特征的发掘和研究，在第四届闽方言研讨会上就已显示出日趋增强的势头。这次提交泉州会议的论文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收到论文集中来的既有周长楫、陈垂民、梁玉璋、冯爱珍、林华东、陈曼君等学者揭示福建闽语语法现象的文章，也有

李永明等学者对潮汕闽语某些虚词的剖析,堪称百花齐放,多姿多彩。

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开过了。经过一年多来编委会同志的辛勤努力,在福建省泉州市有关领导、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这本收录论文 29 篇,概括研讨会成果的《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终于出版问世了。拿着这本论文集到第六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1999 香港)上来,无疑是最有意义的礼物。接力棒将从泉州传到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我们的事业永不停止。闽方言的学术盛会还将跨越新的世纪,一次又一次地继续举办下去。让我们共同祝愿,闽方言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不断攀登新的台阶,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詹伯慧

1998 年 7 月 15 日

时客星洲“国大”

目 录

前 言	詹伯慧(1)
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詹伯慧(1)
闽南语和畲语的历史渊源	董忠司(9)
论福州(闽东)方言形成的历史进程	林宗德(24)
上古音声母 g 和 ɣ 在闽语中的演变	丁邦新(36)
香港沙头角新村的福佬话记略	李如龙 张双庆(50)
闽南语鼻音与浊音的互补分布	洪惟仁(60)
闽南方言的异读合成词举隅	陈鸿儒(74)
谈《彙音妙悟》“柳”、“人”二部	蔡湘江(79)
论闽南话“拗”字的音	村上之伸(83)
闽东次方言的阳声韵与人声韵	叶宝奎(90)
赣东北铜山闽南话的语音特点	胡松柏(99)
古精组字闽(琼)粤语读 t- 的历史源头与分析	黄谷甘(105)

闽南方言中几个本字的探讨·····	林宝卿(114)
莆仙方言中的合音词·····	刘福铸(122)
仙游话的代词·····	吴华英(134)
闽客共有词汇中的同源问题·····	姚荣松(146)
联系客方言考证闽南方言本字举隅·····	庄初升(159)
菲律宾闽南话中的几个借词·····	沈 文(168)

台湾歌仔簿押韵现象考察

——以《人心不知足歌》为例·····	林庆勋(172)
闽南语“歌仔册”的词汇研究·····	王顺隆(188)
泉州明清戏曲古本中的闽南方言·····	郑国权(211)
明刊闽南戏曲选集《满天春》部分方言词语考释 ·····	王建设(217)

潮州话“个”字的性质和用法·····	李永明(223)
否定词“侬”·····	梁玉璋(227)
谈安溪话的正反问句·····	陈垂民(237)
厦门话疑问句末的“不”、“无”、“𡵓”、“未”·····	周长楫(244)
从闽南方言看现代汉语的“敢”字·····	冯爱珍(251)
泉州方言语气词系统阐释·····	林华东(257)
泉州话“煞”字词性功能·····	陈曼君(266)

附录一：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筹委会名单·····	(276)
---------------------------	-------

附录二：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与会者名录·····	(277)
---------------------------	-------

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詹伯慧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关系,这些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方言与共同语的实质和异同。认清方言和普通话的种种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当前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试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和剖析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

一、从语言渊源方面看,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之间可比作兄弟姐妹的关系,却不能比作父子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构成因素。汉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汉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汉民族人民所操的语言自然会不断有所变化。时而分化、时而统一,各种不同的地方方言正是在这分化与统一的过程中先后产生的。有的方言形成于很早的时期,有的方言却是较晚时期的产物,这早已为研究方言发展史的学者所阐明。距今 2000 多年扬雄编著的《方言》一书,已经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方言现象,秦

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文字的使用是统一了,可是方言不可能因此就统统消失。在民族统一,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方言众多而又缺少统一民族共同语的局面毕竟不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一个全民共同使用的语言,总是有利于治国安邦,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对于汉语来说,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以长期以来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汉语作为首选对象,这个北方汉语,实际上也是一个方言,只不过是汉语中最具影响力,通行范围最广的一种大方言罢了。一个方言要成为共同语当然还得有所加工,有所规范,而不可能把原汁原味的方言原封不动地拿来作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语。因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明确界定它的内涵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三句话中,除了语音指明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外,词汇、语法提的是北方话为基础,典范现代白话文为规范。把这三句话合起来看,显然就不是简单地把一个方言当成共同语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还经常提到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北京音虽然是普通话的标准音,北京话中一些土音土词,仍然被排除在普通话的门外,被作为“北京方言成份”来看待。北方方言既然作为共同语的基础,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这就使它从方言的大家庭中上升到居于各个方言之上的地位,成为“老大”、“兄长”,而其他方言也就安在弟弟妹妹的位置上了。正是因为汉民族共同语是在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我们断定汉民族共同语跟各地方言本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们同是古代汉语发展的产物,说它们的关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就比较恰切了。一个民族只能有一个共同语,既然汉民族共同语已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其他地区的各种方言,也就不再有发展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可能了。

二、从语言的性质和内涵看:方言和共同语都具有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都是具有作为一个语言所必需具备的完整体系的语言。换句话说,方言和共同语都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工

具。我们说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分支,并不意味着方言只是共同语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完整的独立的语言。正是由于方言与共同语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方言中的许多语音、词汇、语法现象自然也就跟共同语相同了。当然除了相同的因素以外,方言中必然还会有一些跟共同语相异的地方。没有相同之处,我们就难以判断它们是有着共同渊源的方言和语言(共同语);而没有相异之处,我们也同样无法说明它们是共同渊源下的不同方言和语言(共同语)。因此,就语言本身的性质来说,方言和共同语既是各自具有语音、词汇、语法的完整语言体系,又是明显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种亲密关系的语言(或方言)。值得注意的是:方言和共同语都在发展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发展的,共同语形成以后,还会继续从其他方言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犹如 30 年代就有一些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方言词汇被吸收到“国语”(普通话)中来一样,到了 80 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南方经济“先走一步”对北方的影响,又有不少粤方言的词汇被吸收到共同语中来。至于各地方言中不断涌入共同语的因素,那更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事了。就这一点来看,方言与共同语并非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的。在这双向影响的格局中,实际上是方言吸收共同语的因素很多,而共同语吸收方言的因素相对而言就比较少了。当今举国上下正在花大力气推广普通话,在“推普”高潮迭起的方言地区,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尤为显著。普通话的词汇通过传媒影视等渠道进入方言的为数不少,有的方言甚至连语音系统也因经不住普通话的冲击而产生了变异。明显的例子就是吴方言上海话声调现在只有 5 个,而在老一辈市民的嘴里,却是有 7 个声调的,这种声调的简化无疑是民族共同语对方言影响的结果。

三、从语言社会功能看:方言和共同语虽然同样具有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但是,共同语一旦形成,它就向着作为全民族通

用交际语的目标迈进,因为这正是共同语所应有的历史使命。这种作为全民族通用的语言必然要在全民族的每个地区得到普及,而国家和政府,也必然会为推广和普及共同语采取各种有力的措施,以保证共同语能尽快深入人心,普及到每个国民中去。要真正做到人人都会说共同语,处处都使用共同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以上人口,方言复杂,地域辽阔的民族来说,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建立共同语就是为了普及共同语,目标非常明确,立场不能动摇。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终究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前进。目前我国南方方言复杂的地区,“推普”已明显取得进展,就是在广州以至整个珠江三角洲这样从来认为方言习惯比较顽固的地方,近年来会说普通话,愿说普通话的人已大大增加,社会语言环境已不再是只有方言独霸的局面了。共同语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当然就会相对削弱方言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发达的民族在社会进展中必然的结果,是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也符合全体人民,包括方言地区人民的利益的。地方方言,本来就只能作为地方性的社会交际工具,它的社会功能始终只在一个地区之内发挥,它跟全民通用的共同语在社会功能的差别,实质上也就是语言应用中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体现,明确这一点,我们在看待方言地区的“推普”工作时,自然也就因势利导,千方百计地为全民共同语在各方言地区的普及和推广鸣锣开道,会乐于做“推普”的促进派了。

四、从语言社会地位看:由于社会交际功能有所不同,方言和共同语通用的大小不一,这就决定了方言和共同语在语言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别。作为民族共同语,它是全民族乃至全国人民在一切公共场合和一切公务往来中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这一公共通用语的地位,以国家的语文政策及其相应的语文法规为依据,并写进了国家的宪法以及有关的法律(如“教育法”)中。国家还明确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对外代表我国作为联合国使用的

6种工作语言之一。外国人要跟我们国家打交道,免不了要学会我们的普通话,因为只有普通话才能走遍全中国,只有使用普通话才能和中国的政府机构进行业务接触。普通话具有这种资格和地位,自然是汉语各地方方言所不能具有的。众所周知,南方的粤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汉语方言中最具“强势”的方言,在两广地区、港澳地区以至海外许多华人社区,粤语的社会交际功能有相当充分的发挥,港澳地区甚至把粤语认作全社会共同使用的交际语,具有当地“共同语”的地位。但是,这毕竟只能看作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跟港澳地区的特殊历史背景是不无关系的。就全国范围来看,尽管粤方言在两广地区拥有数千万的使用者,甚至外省也有人为了某种需要而学习粤语,但这些使用粤语的人,心中都非常明确:他们是在使用地方方言,而不是把粤语用作通用的共同交际语来看待。也就是说,许多说着粤语的广州人,也是意识到自己所说的是比民族共同语低一个层次的地方交际语,自己还需要学会比粤语作用更大,地位更高的全民共同语——普通话,才能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才能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伟大胸襟。事实上,粤语不仅不可能跟民族共同语相比拟,甚至连作为广东全省公共交际语的资格也不具备。因为广东省内方言众多,东部、西南部、北部都有大片不属粤方言的地区,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会说粤方言的大概还没有超过一半。因此,号称“强势方言”的粤方言,根本不可能成为广东的通用语,省内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和省内各地区间的业务往来,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来进行的。由此可见,尽管目前普通话在粤方言地区的普及率还不够理想,还需大力加强“推普”的工作,但事实上任何方言在整个社会语言的格局中,其地位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全民通用的民族共同语。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只要是已经有了民族共同语,这个共同语在语言社会中就必然会处于主导的地位,而各地方言,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强的也好,弱的也好,就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有主有从,各就各位,这是

符合语言社会应用客观需要的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我国,除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回归后将会实行特殊政策的港澳地区今后仍有可能保持以粤方言作为当地社会通用的“共同语”外,包括汉语南北各个不同方言区在内的全国汉族地区都将是共同语——普通话作为通用的主导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先进的民族和一个发达的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共同语,民族共同语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何地方方言所不可比拟的,明确共同语和方言在语言社会中地位的不同,牢牢树立以共同语为主、方言为辅的主从观念,就能把握住方言地区语言工作的正确导向,把方言地区的社会语言工作做好。

五、从语言发展的前景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语言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之一。方言和共同语是语言大世界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交际工具,它们同样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蓬蓬勃勃,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这种形势,汉语方言和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前景如何?下面就这个问题略抒个人的管见:

1. 随着我国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地区间的经贸往来不断增强,南来北往的频繁使共同语的应用显得倍加重要。没能很好掌握运用民族共同语的人将会感到诸多不便,甚至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种形势,在客观上必然有助于推动共同语的进一步普及。特别是在南方方言复杂地区,共同语的推广工作将会大大加强,以巩固和发展它在语言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随着1997、1999年的迫近,一向以粤方言为通用语言的港、澳地区,基于回归的认同感,和中央及内地兄弟省(市)之间的交往率不断上升,也促使港澳同胞自发地掀起一个又一个学习普通话热潮。这就使普通话在港澳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且展示出进一步在港澳地区推广、普及普通话的美好前景。

2. 在一些方言处于“强势”的地区,共同语的推广只是立足于